

可否旁置“符号学”

——探析索绪尔语言理论的体系性贡献与方法论误区

[中國] 方珍平*

目次

- 一、引言
- 二、索绪尔语言理论的贡献
- 三、索绪尔研究进程的龃龉
- 四、索绪尔理论创建的艰难
- 五、索绪尔创建艰难的因由
- 六、小结

一、引言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年11月26日~1913年2月22日)，生于日内瓦，瑞士籍人。他是现代语言学的重要奠基者，也是结构主义的开创者之一，被后人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结构主义的鼻祖。在二十世纪，他是“最著名、影响最深远的语言学家之一”（岑麒祥），“恐怕语言学史上没有一个学者可以和他相比”（斯铁布林-卡勉斯基）。他最伟大的贡献莫过于对语言体系理论的阐释和对语言理论体系的建构，这些阐释与建构主要汇集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内。书中内容体现索绪尔的基本语言学思想，对二十世纪的现代语言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由于其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所具有的普遍性和深刻性，其思想蕴含

* 上海外国语大学。电子邮箱：zhenpingf@yahoo.com.cn

也成为远远超越纯粹语言学的二十世纪主要的哲学流派之一——结构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索绪尔分别于1906-1907年、1908-1909年、1910-1911年，在瑞士日内瓦大学连续三次（期）讲授普通语言学课程。可是，他本人并没有把教学内容写成书籍或讲义。直到1913年去世后，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蔼根据同学们的课堂笔记和索绪尔的一些手稿及其他材料，才编辑整理而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一书。该书1916年在日内瓦出第一版，1922年在巴黎出第二版，其后还连续出了第三版和第四版，1949年出第五版。各国语言学家先后把它译成德、西、俄、英、日等国文字，使它的影响遍及全球。由著名语言学家高名凯执笔的中译本，于1980年在中国境内出版。

全书从序言到索引和目录，一共332页。其中除“绪论”外，另分有“五编”：

（一）一般原则，（二）共时语言学，（三）历时语言学，（四）地理语言学，（五）回顾语言学的问题（结论）。“绪论”简单论叙语言学的历史和它与其他科学¹⁾的关系、语言学的对象、言语行为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文字表现语言，以及音位学（随后附“音位学原理”两章）。“一般原则”部分主要论述语言符号的性质；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中的种种理论问题。“共时语言学”分八章。除概说外，分别论述语言系统的结构实体；同一性、现实性和价值；语言价值；句段关系（组合关系）和联想关系（聚合关系）；语言的机构²⁾；语法及其区分和语法中抽象实体的作用。“历时语言学”也分八章。除概说外，分别论述语音的演变；语音演变在语法上的后果；类比作用；类比与演化；流俗词源；粘合作用；历时的单位、同一性和现实性（随后附“第三编和第四编附录”三节）。“地理语言学”分四章。分别论述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情况；地理差异的原因和语言波浪的传播。“回顾语言学问题（结论）”分五章。分别论述历时语言学的两种展望³⁾；最古的语言和原始型；语言的重建；人类学和史前学中的语言证据；语言系属和语言类型。

1) 这里索绪尔所用“科学”，意即“学科”。

2) 这里索绪尔所用“机构”，意即“构成性”。

3) 这里索绪尔所用“展望”，意即“（研究）向度”。

“一般原则”和“共时语言学”两编是全书的核心，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基本上都集中于此。《教程》作为一部划时代的理论著作，其地位也由此奠定。

《教程》问世以来，围绕着这本现代语言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国内外学者主要展开了三方面的研究：一是继承性的。比如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的语符学派、美国的描写语言学派以及索绪尔本人开创的日内瓦学派，乃至法兰西学派；二是阐释性的。比如冒罗以及意大利学者蒂保尔特(Paul J. Thibault)等的研究；三是批判性的。这方面主要是与其他很多语言学家或学派的语言理论的比较研究。此外，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也为语言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学者所关注。如罗兰·巴特和意大利学者艾柯的符号学理论，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理论，以及比利时列日学派的修辞学理论等等。⁴⁾

人无完人，理论亦然。创见性的理论更是如此——“草创”一词，本身涵义就说明问题吧。那么宏大的思想、那么长久的思考，却没有亲自著述——这是笔者十八年前初研索绪尔时即存生之不解之处。要充分了解索绪尔理论之蔚为大观，亦不可不察不足；要审察不足，又须对照其伟绩。所以，本文主旨并不是为了呈示《教程》的不足（这也可以是一种研究向度），而是尝试通过进入索绪尔“沉思语言”的世界与时间、体悟其思之发现与心之“朦胧”——来寻找索绪尔探索路途中某些不足的因由。如果经过“过程回顾”与“成败对照”而寻得其中的因由——那么，索绪尔为何“不自著”、他的思想观点中为何有矛盾之处、他的研究进程为何有阻滞之象？这些疑惑，也就可以解开吧。

二、索绪尔语言理论的贡献

索绪尔所做研究的意义，不在于具体的语言研究，也不在于一般的理论研究，而在于理论的基础研究，在于系统的理论研究，也即是元理论研究——在

4) 王德福《论索绪尔语言学的元理论性质》，《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二期

于他建立了一个语言哲学的理论框架，完成了从“语言体系的理论”到“语言理论的体系”的研究开拓。

具体而言，索绪尔理论的主要内容即其创见性体现在：

1、区分“语言” (langue) 和“言语” (parole)。区分本身包含建构，他构造了著名的言语活动公式：言语活动 = 语言 + 言语。言语活动除去言语，剩下语言，这才是语言学的完整具体的对象。他认为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应该是口语，而不是书面语。这一观点被后世语言学家所秉持。他认为“语言是人类话语能力的社会产物，而且它是被社会使用和容许人用这个能力的必要习惯的总和”，而语言结构是受规律支配的，“意义其实是被语言创建出来的”。

2、区分“共时”和“历时”。这是继区分语言与言语后的第二条“分叉路”。索绪尔注重语言的共时性，有别于十九世纪对语言历时性的分析。他的“共时性观点”认为：某一时间点上的一种语言是自足的功能系统。这个观点广为后世的学者所接受。

3、语符理论。索绪尔最早指出，语言符号联系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语言符号是一种有两面的心理实体”，他用“能指” (signifier, signifiant) 与“所指” (signified, signifié) 这两个术语来分别指称符号的两面，并进一步提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割的。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和线条性的特点。

4、“系统”理论。索绪尔提出“语言是一个在其内部一切都互相联系的系统”，有“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两类关系。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概念，如“差别”、“对立”、“价值”、“实质”和“形式”，使“系统”的概念超出了分类和描写的狭隘框框。索绪尔语言系统理论的实质是：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语言是由符号构成的关系系统。⁵⁾

5、符号学、音位学及其他。“能指”与“所指”、“语言”和“言语”等重要概念，对后来的符号学影响深远。“符号是语言（或，在某一时间点上的一种语言）的基础单位。语言是符号的集合。个体的发言是语言的外在表现。”

5) 武文刚《试论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理论》，《安徽文学》2009年第3期

(a) 现今一般认为符号学和语言学是两门科学，虽有联系，但彼此独立。符号学却是肇源于索绪尔的《教程》：“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我们管它叫符号学。”

(b) 现代语言学中的音位概念，源出于《教程》。他关于“系统”的一个定义已包含了音位理论的基本思想：“在词里，重要的不是声音本身，而是使这个词区别于其他一切词的声音上的差别，因为带有意义的正是这些差别。”

(c) 《教程》还有论述外部语言学的内容。在索绪尔看来，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是两种不同的研究语言的方法，前者按照语言固有的秩序来研究语言，而后者是从语言学和其他领域的关系上去研究语言。

《教程》的理论价值，可以小结为这样几个方面。

1、为现代语言学提供了一套基本的概念术语。例如：共时性、历时性、特有共时的(idiosynchrone)、泛时性(panchrone)等等；语言、言语、言语行为；符号、能指、所指；语言单位；句段(syntagme)；执行(execution)、语言意识、音位、音位学；语言实体和语言形式；语言经济学、语言价值：代码、言语的循环、模型；语言状态、静态、符号学、符号学的、符号；对立、对立的、相对的、表差别的；语链、结构、系统，等等。

2、为现代语言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基本的分类原则。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似乎把二分法贯彻到语言研究的每个步骤、每个环节。于是有了一系列的对立范畴，如语言 / 言语、共时 / 历时、静态 / 动态、内部 / 外部、句段 / 联想、能指 / 所指、实体 / 形式等等。索绪尔在《教程》中的一系列对立的观念，与简单的、传统的二分法不是一回事。

3、为现代语言学提供了重要的语言模型。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认为语言研究应该采取的合理形式是：言语活动 = 语言 + 言语。并且：语言 = 共时态 + 历时态。对于这一语言模型，索绪尔坚持认为，它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假设，为的是对语言能够从内部进行深入研究——因为，“一门科学的理论上的和理想的形式并不总是实践所要求的形式”。索绪尔把自己的上述语言模型称为“分叉路”。即首先要对语言和言语有所选择，接下来又要对历时、共

时进行选择。

4、除了语言学，索绪尔《教程》在更广阔的领域如哲学、文学、美学、传播学等发挥着深远影响。比如罗兰·巴特的《神话学》一书使我们知道，索绪尔的符号分析可以延伸至“神话分析”。德里达也将索绪尔的理论，运用于结构主义之外的领域。德里达指出，如果符号是被定义在与其它符号的关系之中，则没有一个语言可以被一个外在中立的位置（阅听人）所了解——也就是说，语言只能在某一时间情境或文化中被主体所了解。因此，符号在不同情境与时间可以有无限多种歧义的解读。索绪尔的理论为雅克·拉冈回到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起了重要的作用——索绪尔的名言“能指与所指（或意符与意旨）之间的关系是主观定义的”，这促使拉冈将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语言学整合为一。

三、索绪尔研究进程的龃龉

当然，任何理论作为人类思想和认识的成果，都有其相对的局限性。对索绪尔的理论观点，也有一些批评。对于索绪尔理论内容上的局限，我们应抱有科学的和历史的的态度。首先，由于视角的单一，一个理论不可能涵盖研究对象的全部现象和性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在方法上采取了语言整体第一的原则，强调系统的同质性，在深刻地揭示出语言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结构的性质的同时，自然会放弃其他的研究视角，如对语言中的个别要素事实的关注。

从历史上看，一些强调语言个人风格在语言发展变化中的作用、强调语言和历史文化之间的复杂联系的语言研究学派，如欧洲的词与物学派、唯美主义学派等，在充分感受语言现象的生动、丰富和复杂之外，对语言的统一的规律性的把握就显得薄弱。不同的理论视角，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至于认为语言是个动态的系统而非静态的系统、是有序异质的而非同质的、是相对开放的而非绝对封闭的系统——以这样的观点来批评索绪尔，未免有些苛责古人。因为这些认识自身，正是建立在索绪尔的系统理论基础之上的。

另一方面，索绪尔理论的局限正是时代的局限性——这是理论目标的局限，即就语言而研究语言，放弃了对语言存在本质的追寻；只停留于对语言状态的把握，放弃对原因的解释。这与十九世纪兴起的“反形而上学”倾向有关。青年语法学派所遵循的实证主义，就是为了反对虚妄的思辨的。虽然索绪尔提出的语言实体的观点与绝对的实证主义的观点不同，但他仍然强调其研究的现实性，而非抽象思辨性。二十世纪初整个思想界都有放弃本体论的倾向，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研究路径，也正是提供了这样一种非本体论的观察世界的方式。

索绪尔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认为语言是社会事实。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认为语言是心理的。索绪尔认识到语言学同心理学等学科很难截然分开。他在讨论语言符号的两面性时，就指出了它的心理特征——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在这系统里，只有意义和音响形象的结合是主要的；在这系统里，符号的两个部分都是心理的。”⁶⁾因此，在索绪尔的语言本质论中似乎蕴涵着社会和心理的矛盾。但是，在索绪尔看来，这种矛盾只是表面的、可以调和的。概念和音响形象的配合是心理的，因为它仍处于个体之内，说语言是概念和符号的心理结合只是语言本质的一个方面，这“只是除了社会现实以外的语言，是非现实的（因为只包含它的现实的一部分）。为了使一种语言存在，就必须有使用语言的说话大众。在我看来，语言是恰好存在于集体心智里的东西。”⁷⁾这样看来，索绪尔语言观中的“矛盾”实际是一种调和。他的语言观就像一个晃动的杠杆，一方面他强调语言的心理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它的社会性。正因为如此，他将两者合一，将语言看作集体心智里的东西。索绪尔也因此成为语言学中的社会心理学派（法兰西学派）的创始人。

仔细研读《教程》，可以发现：索绪尔在探求语言奥秘的道路上，在辨别、思索中确实包含着矛盾和些许含混，他所进行的选择似乎非常艰难。

这种状态贯穿于他对语言本质特征的整个论述过程；也正是在这种状态中，他小心翼翼地把“同时轴线”和“连续轴线”组成的“十”字框架放入言语活动本

6)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36

7)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p110

身和人类对其实践、经验的整个空间，切分出了普通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共时语言学、历史语言学、比较语言学、语义学等等无穷无尽的方方块块，为语言研究打破了所有方向的禁锢。同时，也产生一些理论观点的龃龉。

这些理论观点的龃龉，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彻底分析、理解其含混、矛盾与艰难选择的过程和原因，既有助于我们深刻体会语言理论研究的跋涉，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感受所谓理论突破与理论创建的意味。故此，有必要从头到尾，完完整整地探寻一番索绪尔研究的进程。

索绪尔进行的富有创造性同时也艰苦卓绝的“理论跋涉”，是从探求语言的“本质”的目标出发的。从《教程》内容看，他首先回顾了语言研究的“语法”、“语文学”、“比较语文学”或“比较语法”三个阶段，认定比较语法因不管比较的意义而使该学科没有意义，“还没有做到建立一门真正的语言科学。”⁸⁾尽管罗曼族和日耳曼族语言研究“促进了语言学接近它的真正的对象”，⁹⁾但是，“普通语言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待于解决”。¹⁰⁾于是，他力图“费工夫去探索清楚它（指语言——笔者注）的研究对象的性质”。¹¹⁾

接着，他阐述的是“语言学的材料和任务；它和毗邻科学的关系”（《教程》第二章）。他认为语言学“不仅要注意正确的语言和‘优美的语言’，而且要注意一切的表达形式。不仅如此……应该注意书面文献”，¹²⁾同时确立语言学的三大任务。然后，他转向了——他把主要精力用以区别语言学与民族学、史前史、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生理学、语文学等。

然后谈的是“语言学的对象”，可是，匆匆说了一遍语言学“又完整又具体的对象”特别难找以后，又转向谈声音的物理、生理、心理、社会性质，只是回过头稍稍论及言语活动是“已定的系统，又包含一种演变”，¹³⁾最后略显牵强地得出了一个“语言本位”的结论，但是又认为这个支点（指其结论——笔者）是“差

8)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21

9)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24

10)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25

11)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21

12)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26

13)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29

强人意”的。于是，即刻引入美国语言学家辉特尼的“约定俗成”论加以支撑。其后，索绪尔接着继续作出摒弃“发音器官”的努力，并把“语言天赋论”从“口头的言语活动”移至“语言机能”。这一章里重要的内容有二：一是他概括了“言语”和“语言”两个概念，尽管没有完整明晰的定义（要了解它们的内涵可以参阅该书PP115-116和P141）。看来，在通往语言本质特征的道路中，分辨这二者也是索绪尔一项重要工作。客观上讲，分清二者的区别，它们各自的特征随后也就“其义自现”，所以他得到了语言的四个特征（《教程》PP36-37）。另一重要内容是引介入了新概念“符号”：“人们同意使用什么符号，这符号的性质是无关的”，¹⁴⁾“语言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¹⁵⁾他甚而直接提出了符号学的设想（《教程》P38），这一点待后详细些谈。

“语言的语言学 and 言语的语言学”是书的第四章，除了仍然在剔除“发音”，索绪尔又重提语言与言语的“扯不清”的关系。“言语活动的研究就包含着两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它以……语言为研究对象……”。¹⁶⁾其实，普通语言学（索绪尔也称“内部语言学”）已离析而出，再说它是言语活动研究的一部分，容易引起误解。另外，他没有侧重在落笔于两门学科各自的界定，而去触及它们“无尽的联系”，令笔者有点惊奇，颇感疑惑。

“语言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把索绪尔的阐述发展到第五章，可它的中心仍旧是“排除异己”，而且涉及范围更广。索绪尔不仅重提语言学与民族学、种族史（文化史）、政治史，而且搭上了“各种制度如教会、学校等”。然后，是远离语言理论的演绎，戮力于“联系”（尽管索绪尔的本来目的是为了区别之）文字的“威望”特征及其原因，同时较大篇幅描述“写法”与“发音”的龃龉及其成因、后果等等。

以上几个方面是《教程》的中心之一“绪论”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到其中内容安排和推理演绎方面的一些无序现象。

14)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31

15)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36

16)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41

四、索绪尔理论创建的艰难

通观《教程》，可以了解到，索绪尔的目的在于建立“普通语言学”（也称“一般语言学”）。他是为了“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¹⁷⁾“共时方面显然优于历时方面，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¹⁸⁾他关心的就是这种“现实性”。他拟制“同时轴线”和“连续轴线”正是为了“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¹⁹⁾为普通语言学的建立提供“可行性报告”。他也完成了这一使命，他区分“语言”和“言语”最为着力，“具有普通方法论的（而不是专指语言学的）价值，因为它阐明了任何学科程序所必须的抽象过程”。²⁰⁾与他相比乔姆斯基“把‘语言’看成（数量有限或无限的）一套句子”，²¹⁾选择的是不同的视角。正如霍克斯所说的：“他否定那种关于主体的‘实体的’观点，而赞成一种‘关系的’观点”。²²⁾这在他本人的阐释中有更为明了的论述——“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²³⁾这一点的说明他却只是贯穿了“联想关系”（即“聚合关系”），他进一步论述为，“换句话说，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质”。²⁴⁾

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来看，语言学家如果不运用诸如音位、词、句子、音位结构、语法结构这类概念，并以一定的顺序去描写眼前的语言事实，那你就无法对语言进行经验式的分析。所以，语言学与哲学的最大区别就是：语言学着重事实的分析，而哲学着重概念的分析。索绪尔的语言模型是一种概念化的框架，也就是建立了一套概念体系，以此来描写属于这些概念范围内的语言事

17)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26

18)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130

19)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26

20) (意) 乔利奥·C·莱普斯基《结构语言学通论》，朱一桂、周佳桂（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P48

21) (美) 诺姆·乔姆斯基《句法结构》，邢公畹等（译）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P6

22) (英)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P10

23)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151

24)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169

实。与后来的语言学家相比，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走上了一条大致和哲学研究相似的路子，注重元理论和概念的阐发。所以，索绪尔语言理论的最大特色是试图建立一种关于社会符号学的元理论。对于元理论，波兰逻辑学家 Alfred Tarski 认为，形式语言也就是用于科学表达却没有任何意义的符号。用来表示第一语言及其内部关系的属于次级(the second language)语言，也叫元语言(meta language)，它可以把第一语言作为自己的一部分。相应地，研究元语言的表达形式，对复杂概念的定义，特别是确定它们与演绎法的联系，以及这些概念特征的确立，这些便构成了元理论。²⁵⁾

索绪尔的语言学是一种“普通”研究——他试图建立一种不受意识形态制约的纯粹的现代语言学科——内在语言学。从内在语言学的立场看，“语言不是书写语言，但也不是口头语言（口头语言最终也要走向规范化），更不是民族国家语言”。但是，索绪尔的努力不被后来人理解。索绪尔关注语言的意识形态问题——他想消除这种意识形态。这样说也许更清楚一些——索绪尔不是要得到研究语言材料（如句子、篇章）的结论的语言学，而是要得到研究语言理论（如概念、范畴）的结论的语言学。所以他对思想、言语和文字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新鲜的见解，沿用了苏格拉底的语言哲学观点，即口头语言是思想的工具、书写语言即文字又是口头语言的工具的命题。索绪尔想要超越“思想——口语——文字”循环的语言学，也就是纯粹形式分析的语言学，他将文字分为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两大系统，又以汉字为表意文字的典型代表，这一思路启发了结构主义的逆动者——解构大师德里达。

在德里达看来，语音中心主义当然是一个西方的长期传统，语音中心主义换句话说也就是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在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看来，在同一性的思想、言语和文字等级系列中，人的思想无疑处于最接近“上帝之思”的真理起源和中心的位置；而人的口头语言和文字是思想表达的工具，或者是工具（口语）的工具（文字）。但是，尽管苏格拉底“不立文字”以来的西方传统总

25) Tarski, Alfred. Tran. by J. H. Woodger. Logic, Semantics, Metamathematics[M]. Indiana: Hack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167.

是鄙夷书面语言——文字，认为最好的工具也辞不达意，然而二千多年来文字始终不断地僭越言语的地位并最终取得成功。²⁶⁾

为了打破西方精神在思想、语音和文字之间的反复循环，德里达将目光转向了东方的汉字。在德里达看来，表意汉字根本就与西方的拼音文字不同，汉字完全可以不依赖语音而存在，汉字所根据的是直观（而非理性逻辑各斯）原则。于是，德里达看到了最终破解西方语音（理性逻辑各斯）中心主义的希望。他的努力值得肯定，至少，文字和语音成为平起平坐的类型。

“打破理性”——这是否也是索绪尔努力的方向？索绪尔和德里达都看到了，在一个文化传统内部，无论是文字僭越语音，还是语音造反、颠覆文字，都不能摆脱系统内部的恶性循环。这就提示，当研究者在语言的系统内部借用“语言”概念制造“言语”概念反而最终却想得出有关“言语 + 语言”的结论的时候，他难以摆脱潜在的悖论——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同时，能否建立一种与语言材料无涉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语言学科，也成为值得深思的问题。

确实确实，这一点对索绪尔来说，也太难。所以，在进军语言基本原理的过程中，索绪尔走得不轻松，颇有点儿艰难。

试先看他的立足点。在理论演绎的中途，他感到“无论从哪方面着手解决问题，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语言学的完整的对象；处处都会碰到这样一种进退两难的窘境：要么只执着于每个问题的一个方面……要么同时从几个方面去研究言语活动，这样，语言学的对象就象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离奇古怪、彼此毫无联系的东西”。²⁷⁾可以看出，他深受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又想全面把握言语活动，只能得出那“差强人意”的语言本位论——“要解决这一切困难只有一个办法：一开始就站在语言的阵地上，把它当作言语活动的其他一切表现的准则（着重号为索绪尔所加）”，²⁸⁾“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分类的原则”。²⁹⁾这些话颇为令人费解。但是，结合全文观照他力图建立的体系，则

26) 陆扬《德里达·解构之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p22

27)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P29-30

28) (瑞士)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30

是可以理解的。这实际上是要完成“语言”这个概念的“抽象化”——“语言是自我界定的，因此，语言是完整无缺的”，³⁰⁾正是这个意思。问题在于，如果索绪尔确实明确并且持有这种观点，那么，他清醒地完成了“抽象”，获得了“独立”。可惜，他立即反悔了——他认为一般语言符号具有“不可论证的特征”（《教程》P105）、“言语活动的整体是没法认识的”、³¹⁾划分语言单位的界限“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甚至使人怀疑它们是不是真正确定了的”。³²⁾语言既然“不可知”，那么存留标准和立足点又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知道，语言和言语、能指和所指、共时和历时、句段关系（组合）和联想关系（聚合）是索绪尔著名的四组“二分”，但是他并没有明确它们的定义标准及互相之间的关系，这就为人们理解存留了障碍，也使得他本人在使用时容易产生混乱。上述几组概念实际上是不同质的。举例来说，“男人”和“女人”可以并列，“老人”和“智者”却不能并列，因为定义的内在标准不同类。“言语”是对每一句话的“抽象”，“语言”则是对“言语”的抽象；“能指”是主体功能，“所指”是客体存在；“共时”是从组成元素出发，“历时”则指同一元素的生命回环；“组合”是直观线性的，“聚合”是立体“不在场”的。索绪尔曾经论及“无泛时观点”（《教程》P141），而“语言”又“不属历时”（出处同前），那么，它属共时。而实际上，普通语言学的“语言”概念显然是“无时”的，这样一来，便造成自相矛盾的情况。

索绪尔在“回顾编”中仍然不忘花费大笔墨谈人类学、史前史等，构拟了语言和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与生物学、语言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使人感到不尽吹面的“历史比较风气”，更回想起社会语言学或文化语言学的丰饶姿容。于是，因为“心思复杂”、“私心杂念”，纯粹抽象的过程不可能完成。

总之，索绪尔在创建普通语言学过程中，时时“牢记”言语活动的所有组成

29)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30

30) (英)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P45

31)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42

32)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151

部分的细节及许多人文事实的样例，所以他花了极大的精力把“语言”从“言语”中区分出来。这样有点翻来覆去过分论述“二者”的区别，实际在形式上（“二者”总是同时并举）和内容上（何至于这么多“藕丝”需要反复割扯？）为它们建立着“普遍联系”。况且，在“区分”时，还必然正面谈到二者的联系，如此推波助澜，其结果是“没有区别”，越说越不清楚，故使其观点杂糅相间、若隐若现。最终正如前苏联语言学家兹维金采夫所言：“在他的学说上有不少内在的矛盾”。³³⁾中国语言学家高名凯也有同感：“德·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有许多不正确的地方”。³⁴⁾而《教程》的首个中译本，正是高先生完成的。

五、索绪尔创建艰难的因由

有人说，语言学是一门“绝学”（胡明扬）。对于语言研究的难度，索绪尔也时时流露出感受。前面论述已提到一些。此外，他甚至觉得语言“不可论证”。与此同时，普通语言学的草创决定了语言学家不可能有强烈的理论系统意识和相当超前的理论高度；百多年前的社会时代也没有为语言理论提供多少辅助学科和方法论。尤其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索绪尔作了一个建构性的、但是却值得商榷的选择，这也许是一切迷误和艰难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构拟“符号学”（或称“符号论”），在不可“定义”，却较适合阐释的层次上为“语言”安排了“掘墓人”。

系统哲学家拉兹洛认为“要是既不用不可确证的特设原则，也不用将经验事实还原为化学和物理学的办法，我们是否就无从解释那些显然易见的经验事实呢？”——其答案是否定的。³⁵⁾也就是说，不通过“解释”，也不变化为可直接耳闻目睹或触及的自然现象，理论推导与阐释仍然可以进行。人类语言正是这样的“经验事实”。实际上，人类研究离不开上述两个前提，语言研究确实如此。

33) 《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王希杰等编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转引P45

34) 《语言学资料选编（下册）》，王振昆等编，中央电大出版社1983年，转引P977

35) (美) 欧文·拉兹洛《系统、结构和经验》，李创同（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P9

索绪尔虽然没有给“语言”定义，但是有七个判定，这七个判定即为拉兹洛的所谓“特设原则”。可是，这样显然不够。于是，索绪尔跳出了上述两个前提，采用本体定位的方法（见注释19、20、21引文）。但是，他没有贯彻这一本体定位的方法，而是中途又构拟了“符号”这另一“特设原则”。这一构拟，本体定位（“语言”的“抽象”）方法就由没有贯彻变为不可能贯彻。试以三点加以分析。

首先，索绪尔当时，符号学尚未建立。“为什么大家不承认符号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³⁶⁾这样的反问一方面反映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则说明他创立该学的强烈愿望。事实上，不仅如此，他进一步把符号论当成语言学的方法论（《教程》PP37-39, PP100-116）。那么，这其中的问题或者错误在哪里呢？美国符号学的创始人皮尔士把符号学与逻辑学对等，我们不想讨论它们二者的关系，只是借此打个比方。逻辑学是在自然基础学科如数学、物理启发下萌生的，但是数理并不直接提供结论和方法，它是数理原理的“抽象”，它反过来又可作数理的方法论。众所周知，符号学是完全依赖语言学萌发创立的，语言学直接给前者提供证据、观点，前者并非后者的“抽象”，它们二者是同质的，居于同一“平面”。用符号学阐释普通语言学就如把自己的钱给对方然后再索回，最终必然回到语言本位、自我建构、自行解释的支点。索绪尔说过，语言是一种特殊的领域，它的推理方法不能在另一门科学里（《教程》P23）。这里，索绪尔似乎没有“信守诺言”。

其次，“特设原则”的优势，在于它的阐释的“直观性”，所以他构拟了“符号”的概念和“能指”、“所指”等等，并且广泛运用。而本位原则的劣势，正在于无“直观性”，说“语言就是语言（本身）”就令人费解。所以，没有清晰的“抽象层次”、不站到一定的理论高度就无法把握。符号学创立以后，完成了“抽象”，扩大了范围，总结了规律。“语言”只是它的一个研究对象，它有包容语言学的趋向。在它突飞猛进的时候，语言学进展相对而言比较缓慢，于是人们自然采用“直观性”和阐释力更加具备的客体。但是，修辞学已把“语境”和“接受”作为研究对象，语法研究也深入到“形态”、“语法”、“语义”、“语用”各个层次，也有

36)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38

“数理语言”、“计算机语言”、“逻辑语言”等范畴。符号学的其他对象如“信号”、“旗语”、“体语”等等又何尝不可以划入（广义）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说到底，某种意义上，符号学也即是语言学。是用符号学阐释语言学，还是用语言学阐释符号学？索绪尔说过两段话：“如果我们能够在各门科学中第一次为语言学指定一个地位，那是因为我们已把它归属于符号学”，³⁷⁾“符号和符号之间的关系正是语言学研究的对象”。³⁸⁾这两个对象，在它们都蒙着面纱的时候，我们“无法辨别”——既不知其“善者”，也就无从“选择”了。故此，不仅仅作为方法论的符号学在此难以自立，作为阐释媒介的符号学亦可旁置！

再次，索绪尔的目的在于创立普通语言学，创立新学科最重要的是“独立性”。但就是在这个现代理论建构的伟大使命落笔之初，他又想到营造“符号学”。“符号”实际上替换了“语言”，后者于是“挂靴幕后”——他失却了阐释的本体。所谓“一心不能二用”，他在两个点上往返，就不具备前进的方向性，导致思路的回复缠绕、较难澄清。这一点，也许是他没有在生前亲自撰就《教程》（虽然多次讲授、三度修缮）而仍然在“分辨”和“凝聚”的原因之一吧。霍克斯说，通过理论思维活动，人们“不断‘弥补’现实，解决事实上不可能解决的‘对立’，从而使我们的经验足以证明我们的理论前提”。³⁹⁾这里，蕴含着这样一个子命题：证明理论前提必须有足够的经验。所以，百多年前的索绪尔先生对语言理论体系的思考颇具“超前性”，从某个角度说、在某种程度上，是“时机未到”。

当然，我们提供“旁置”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对学科的偏见。语言毕竟在前，它没有“统一天下”，理论又多了一种“语法”——符号学。语言论与符号论，“既来之，则安之”——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语汇”去“写文章”，都有自己的发展天地，如今它们的“交流”也不再像创建之初那样忌讳莫名了。

37)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38

38)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102

39) (英)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六、小结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开创了语言学的理论体系——结构主义，推进了人们对语言本体的认识。但是，在探索、阐述语言本体论时，作者也有内在的含混与矛盾。究其原因，在于作者创拟（语言学）本体论时，没有坚持自足的特设原则，而是又寄望于创拟另一种（符号学）本体论来证明之——用新的“未完成”来完成一个打算完成（即作为目标）的“未完成”，是为方法上的误区。

当然，《教程》是由索绪尔的学生根据当时听课笔记和他的手稿编辑整理而成。正如整编者沙·巴利和阿·薛施藹在序中谈到的“要把一位大师和他的解释者区别开来”⁴⁰⁾一样，我们也应该把昔日的理论贡献与当今的理论要求区别开来。已辞世九十余载的索绪尔提供给人们的思想教益是巨大的，也是永恒的。

40) (瑞士)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P15

参考文献

- (法) 德里达著《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 (美) 诺姆·乔姆斯基《句法结构》，邢公畹等（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 (美) 欧文·拉兹洛《系统、结构和经验》，李创同（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1910-1911索绪尔第三度讲授》，张绍杰（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瑞士)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
- (意) 乔利奥·C·莱普斯基《结构语言学通论》，朱一桂、周佳桂（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 (英) 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 Amsterdamska, Olga, *Sociology of the Sciences Monographs Schools Of Thought,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from Bopp to Saussure.*
- De.Mauro,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评注本序言》，《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4期
- Saussure, *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edition critique preparee par Tullio de Mauro, 1972.*
- 方光焘, 《方光焘语言学论文集》，王希杰等编，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
- 卡勒《索绪尔》，张景智译，刘润清校，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1989年
- 陆扬《德里达：解构之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 王德福《论索绪尔语言学的元理论性质》，《渤海大学学报》2008年第二期
王振昆等编《语言学资料选编（下册）》，北京：中央电大出版社1983年
武文刚《试论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理论》，《安徽文学》2009年第3期
许国璋，《关于索绪尔的两本书》，《国外语言学》，1983年第1期

<Abstract>

May Let Semiotics Go When The General Theory Of Language Being
Constructed

— A Reasonal Discussion Of Methodological Error About The Ambiguousness And
Contradiction Of Saussure When He Created Linguistic Theory System

Fang Zhenping

Saussure's big works,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 has created a theoretical system of linguistics which known as Structuralism. Itself ontology promotes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language. However, in the processing of exploration and expression of language ontology, the author also hold inherent ambigu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The reason is that the author intended to create a kind of (linguistic) ontology, but instead of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self-sufficiency method of the ad hoc, he hoped to create another kind of (semiotics) ontology to prove the to-be-built (ontology). It is thus methodological wrong.

Key Words : Saussure, General Linguistics, Course Of Language, Linguistics, Theory Of Language, Methodology

투 고 일 : 2011. 1. 10. / 심 사 일 : 2011. 1. 20. ~ 2011. 2. 10. / 게재확정일 : 2011. 2. 17.